

左拉

毕修勺

中文首版作品

译

Emile Zola

Bi Xiush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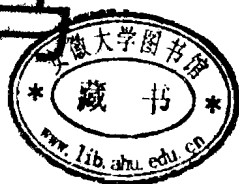
罗马

山东文艺出版社

左拉中文首版作品 毕修勺译

Emile Zola
Bi Xiushao

罗马



山东文艺出版社

鲁新登字第 3 号

Rome

根据巴黎查邦济埃书店 1929 年版
《左拉作品集》译出

罗 马

[法]左拉著 毕修勺译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9.75 印张 2 插页 494 千字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29—1005—9

I·914 定价 14.80 元

出版前言

爱弥尔·左拉(1840—1902)是法国十九世纪的文学巨匠。他怀着人类的良知投身社会,是法国历史上从伏尔泰到雨果“作家兼斗士”的优秀传统的继承者。他倡“实证小说”,以其浪漫主义的创作气质,贯以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精神,早期作品轻巧灵动,盛年则又与自然主义方法所决定的细密严实形成独特的结合,象征性意象加之自己擅长的似不经意的客观描写,以及现代派“生活流”的情节淡化、叙述散文化的特色,给传统的现实主义注入勃勃朝气,因此被誉为自然主义文学大师。他一生著作等身,喻“百眼百手”,“一百只眼睛是为了能看到一切,一百只手是为了握住笔杆,记下一百只眼的见闻”。他笔下的上千个人物,无不触及法兰西第二帝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晚年的《三城市》、《四福音书》,其艺术成就和思想价值更高。

毕修勺先生(1902—1992)出生之年,恰是左拉离开人世的那一年。这不足以说明什么。但就其影响的弘扩,左拉倒有点儿“归去来”的意味。仿佛这颗西方陨落的文学巨星,灵气不甘泯散,要到另一个半球一践未竟之业。他没有失望,寻觅到死与生的同年,而这个“同年”真正是第一个把他的作品介绍到人口最多的东方泱泱大国,而且作为彼此间共同拥有的事业,终生不悔。若朱生豪之译莎士比亚,傅雷之译巴尔扎克,直情径行,乐道忘忧,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留下夺目光彩。

1920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毕修勺刚刚十八岁。他一边在雷诺汽车厂做工,一边就读于巴黎高等社会学院。是一本亚勒克西的

《左拉传》和左拉的《土地》使他和左拉结下不解之缘。他为这位伟大艺术家的雄伟气势所震撼，所折服，短短几年便搜集通读了几乎是左拉的全部著作，并暗暗立下了誓言：一定要把左拉的全部作品翻译成中文，献给祖国人民。1928年，他因公被派遣到蒙特里大学，再度来到法国。其间，他翻译了著名史地丛书《人与地》二十八卷，凡二百多万字，凭吊了左拉故居，访问了左拉时常光顾的小酒店……以左拉那样的求实精神把握左拉当时所处的氛围，体察左拉使用俚语、土语的语言环境，为他在继自己问世的《左拉短篇小说集》之后，面对左拉众多作品的继续翻译，扎下了坚实的根基，使之更臻准确、老辣和圆熟。毕修勺没有愧对左拉，尽管他年复一年全身心地投入，换来的独是清贫。他的盛年时代，曾为左拉辞却了“上海市市长顾问”的高位，后来又婉拒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同赴台湾的恳邀，制定了在新中国这片热土上“日译三千字，十五年译完左拉全部作品”的宏大计划。可是政治上的莫须有褫夺了他二十五年的大好时光。这漫长的遗憾，好在终于完结。他的《萌芽》、《崩溃》、《劳动》等等，大部分是抗战前后问世，世称“毕译左拉”，已经誉满中外。当他的有生之年所苦无多的时候，仍以左拉的“我有一种信仰，一种力量，这就是工作”作为座右铭，只讲耕耘，不问收获，以其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和独立人格受到社会的尊敬。可惜出于多方面的原因，他所完成的译著积年尘封，直至故去。这是左拉和毕修勺身后不忍看到的。左拉这位被称为“人类的良心”、“以卷帙浩繁的作品和伟大的行动给他的祖国和世界增添了荣誉”的文化巨人，在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当代中国，理应被广大的读者所结识。这是一项有苦难言的艰辛工程，然而，工程的实施毕竟已经开始。

出版者

1993. 7. 16

内 容 提 要

青年教士彼得在帮助老神父收容和照料濒于死亡的流浪儿时，对社会下层的失业、疾病、死亡等触目惊心的丑恶有了深刻了解，并产生了改革宗教以拯救苦难众生的愿望。然而现实无情：他撰写的《新罗马》被教庭列为禁书；他赶到罗马拜见教皇，迎接他的却是一个神秘、虚伪、冷漠的世界；他接触了一个个心怀叵测而又虚伪的高级神职人员，目睹了贵族小姐扭曲了的爱情诞生的婚姻悲剧，看到了为争夺教会权力而实行的谋杀……当扑朔迷离的“未知”逐渐明晰时，彼得才知道自己始终被几乎全罗马上层人物都参与的大阴谋控制着，始终被他们玩弄于掌股之上。

小说彻底揭穿了教会的虚妄，并暗示只有摒弃宗教、提倡科学才能解救社会。作者成熟的艺术手法使作品透出巨大的感染力，又带有几分怪诞、畸形的成分和色彩。

夜间，火车在比萨和西维塔·凡西亚之间延误了好久，直到上午九点左右，彼得·佛洛孟神父经过了二十五小时的辛苦旅行，才终于抵达罗马下车。他只带来一只手提箱，很快跳出车厢，在到站旅客的拥挤中挤开抢生意的挑夫们。他很想快些赶到外面，独自一人仔细看看，便亲自提着轻便的行李走出来。在车站前“五百壮士”广场上，神父登上沿人行道排列着的敞篷小马车中的一辆，还没把小提箱在身边放好，就告诉了车夫一个地址：

“齐乌利亚路，波卡内拉宫。”

这是九月三日，一个星期一，是个天气明朗、气候温和清爽的上午。车夫，一个小个子，活泼闪光的眼睛，洁白的牙齿，从口音听出乘客是个法国教士，于是微微一笑。他鞭击瘦马，这辆如同其他罗马出租马车一样清洁的车子便以它们通常所有的欢跃步伐奔跑起来，几乎马上就绕过了广场的花园绿丛，到了温泉浴池广场。而车夫仍微笑着，用马鞭指点着城墟：

“这是狄奥克莱蒂安温泉浴池”，他用不熟练的法语说道。这是个殷勤的车夫，为了自己的生意，想得到外国人的喜欢。

从车站所在的维米拿尔高地，马车欢快地跑下国民路的陡坡。从这时起，车夫就不住嘴，每经过一座纪念物，他都回过头做同样的手势指点它。在这一段宽阔的马路上，只有许多新式的建筑。右面更远些，只有大片绿丛随地势升上去，在绿丛之上，排列着黄色赤裸裸的建筑物：修道院和军营。

“基利拿尔岗，王宫。”车夫说道。

彼得从决定这次旅行后一星期来，就每天在地图和书本上研究罗马地形。所以他能自己明了方向，不须问路就能预先知道对方的说明。可是有些地方那些突然出现的斜坡和层层堆叠上去的岗岗小山，仍使他迷失方向。然而，当车夫指出左上方那涂满新鲜颜色石灰的，装饰着雕刻、三角楣和塑像的、大堆石头堆砌起来的巨大建筑时，他的声音尽管稍带讽刺意味，却提高了，他的鞭子指点的区域也更宽广了。他喊着说：

“国家银行。”

更低处，当马车绕过一个三角广场时，彼得瞥见一个悬空的花园，由一堵巨大光滑的墙垣支撑着。从那里向洁净的天边，矗立着一株百年的伞形松树，它的侧面看来很茁壮，很幽雅。这显示着罗马的全部骄傲和优美。

“阿尔陀布朗第尼别墅。”

接着，在一处地势更低的所在，一个突然出现的景观终于惹得他激动起来。道路突然转弯，在拐角处，有一个明亮的空隙，由此向下有个白色广场，仿佛是一口洒着阳光的井，弥漫着耀眼的金尘；在这清晨的辉煌中，竖立着一根巨大的大理石柱。太阳升起时，这颗大星从许多世纪以来就给它朝向自己的一面镀上金色。当车夫对彼得说了它的名称时，彼得简直惊呆了，因为他从来不曾想像到它会这样耀眼地处在一个四周如此阴暗的洞窟中：

“特拉真柱。”

在斜坡低处，国民路转过最后一道弯，车夫仍随着马蹄轻快的步伐，指出一系列地方：哥罗拿宫，它的花园由瘦柏围绕；多罗尼亚宫，为了新的美化已一半被剖开了；威尼斯宫，赤裸而可怖，其筑有堆砌的墙垣，是中世纪堡垒的惨酷和威严，在今天资产阶级的生活中已被忘记了。面对意外的景像，彼得的惊骇更增加了。但是，最使他吃惊的，是车夫的鞭子得意地向他指出歌尔

梭大街时，几乎只有巴黎圣·奥诺萧路那样宽的一条狭长的路，左面由阳光照得雪白，右面则始终阴暗，尽头则是明星般的辽阔的人民广场：那末，这就是城市的心脏，著名的散步场，奔流着罗马全部血液的街道吗？

马车已进入连接维克多·埃玛虞尔的林荫大道。这是两个空隙处，从这一部分到另一部分，从火车站到圣天使桥，割开了整个老城。左面，耶稣教堂半圆形后殿整个沐浴在清晨愉悦的金色阳光中。接着，在教堂与人们不敢推倒的笨重的阿尔蒂埃利宫之间，街道逐渐变窄，人们进入阴冷潮湿之中。过了这里，面对耶稣教堂正面，在广场上，阳光再度闪耀，舒展开它的金色区域。稍远处，在也弥漫着阴暗的阿拉葛利路的尽头，晒着阳光的许多棕榈树出现了。

“印里，即卡比多尔岗。”车夫说。

教士很快地俯出身来看。但向着阴暗的通道尽端，他只看见绿色的斑斑点点。由于暖的亮光和冷的阴暗迅速交替出现，他的体内仿佛透入了一阵震颤。在威尼斯宫前面，在耶稣教堂前面，好像古老年代的整个夜晚都激冷他的双肩；接着，到了每一处广场，每一条宽阔的新街道，他就觉得自己再度进入光明，重新处于生活的愉快温暖与柔和的气氛中。从各个屋顶落下的黄色阳光明晰地落下淡紫的阴影。从两边房子的正中间，只瞥见一条很蓝很柔和的天空。在呼吸的空气中，他也嗅到一种说不清的特别滋味，这类似果子的滋味更给他心里增加了赶快到达的热望。

维克多·埃玛虞尔林荫大道，不管它怎样参差不齐，仍还是一条很现代很漂亮的马路；彼得还能相信自己在某一大城市里，两边是建造得外表像样的宽阔房子。然而，当他经过掌玺部长公署，布拉门特^①的杰作，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典型纪念物面前时，他

① 布拉门特(Bramant)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1444—1514)。——译者

的惊异再度产生了，精神又回到了刚才已瞥见的各个宫邸，这些巨大、笨重、赤裸裸的建筑物，类似医院或军营的巨大石头立方体。他从来没这样想像过著名的罗马宫邸，既不优雅，又缺乏想像结构，更没有外表的华丽。这显然是值得一看的，他终于明白了，可是对此必须作仔细的考虑。

突然，车子离开行人众多的维克多·埃玛虞尔林荫大道，进入了它很难通过的许多迂回曲折的小街。平静开始了，这简直是荒漠，走出明亮的阳光和新城建筑群之外，到了凄冷而沉睡着的旧城。他想起看过的地图，对自己说，现在已接近齐乌利亚路了；他的好奇心增加了，增加到几乎使自己难受的地步，他因为不能马上看到并知道更多的东西而失望。动身以来，他就处在参观的狂热欲望里。由于见不到他所期待看到的那么多东西，他的想像所受的冲击，他的那样大的惊异感觉，更加剧了他的激情，使他生起马上要满足自己好奇心的强烈意愿。九点钟刚敲过，他还有整个上午的时间，可以让自己到达波卡内拉宫：为什么他不立刻要马车载自己到古典区，可以看到整个罗马布在七个岗陵上的景色呢？这想法一进入脑中，他就像受苦刑似的难过，结果他只好对这意愿让步了。

车夫不再转过头来，彼得只好站起来，对他喊出新的地点。

“到蒙多里兴·圣彼得去。”

车夫首先很诧异，似乎听不懂他的话。挥动着鞭子，他指着那边，很远的地方。最后，听教士坚持说那个地名，他只得作友好的点头，重新露出殷勤的微笑。好，好！他很愿意，他。

马又动身了，且以更快的步伐，在错综复杂、迷宫般的狭窄街道上奔跑。它沿一条紧缩在两堵高墙中间，日色像落到壕沟里一般的小路前进。接着，到了尽头，又突然再进入一片阳光里。他们在西斯特四世古桥上，越过蒂伯河，河的左面和右面，在新近毁坏的建筑和新石灰里，舒展着各个新码头。另一边，特朗斯岱

伐尔区也被剖了腹；马车顺路标上写着格利巴第名字的宽阔大道，登上约尼库尔斜坡。最后一次，车夫做了他这老好人般的手势，说出这条胜利大道的名称。

“格利巴第路。”

马只得放慢脚步，待城市逐渐在彼得背后舒展着，并被甩到后面时，他被一种孩童般的不耐烦所侵袭，转过身来看看。向上走的路是长的，城里各区连续显露，直到辽远的小山。接着，在心头的激动的增涨中，他缓慢而一点点地观望着地平线的各部分，感到这样破坏了意愿的满足。他要一眼看到整个罗马，要一下拥抱这座神圣的城市。尽管他的全身心在催促他观看，可他还有力量，使自己不再转过身来。

在上头，有一个广大的平台。蒙多里兴·圣彼得教堂就在那里，据说那就是圣彼得被钉死在十字架的地方。广场是赤裸裸、橙黄色的，仿佛被夏季的太阳烤焦了；而后面，稍远的地方，保罗喷水池，却借三根巨大喷泉管喷出大量清澈响亮的水流，使附近一带处在永恒的阴凉中。沿着特朗斯岱伐尔区陡峭之处的平台边缘栏干，总时常排列着好些旅游者，瘦削的英国人，肩膀宽阔的德国人，他们都口诵传统的赞叹，为了认识纪念物的所在地，都眼看着手里的导游指南。彼得很快从马车里跳下来，把手提箱留在车里坐凳上，向车夫做手势要他等着。车夫于是让他的车子走近其它出租马车，哲学家似的留在他的驾驶座位上，全身让太阳晒着，头像他的马一样低垂着，两者都做出了忍耐习惯长久等待的准备。

彼得穿着他的狭长道袍，站在栏干附近，已在全神贯注地观看，神经质地捏紧的赤裸裸的双手，燃烧着他兴奋的热情。罗马，罗马！古代诸恺撒城市，诸教皇城市，两次征服世界的永恒城市，数月以来，他就热烈梦想见到的命中注定的城市！它终于在眼前，他终于见到了！数天前，几阵暴雨已消除了八月的炎热。这九月

的可爱的上午，在无边无际，一望无云的淡蓝天边下，天气已经转凉。这是浸浴着甜美柔和的罗马，梦中的罗马，它似乎对着清晨明朗的阳光，蒸发气化了。细柔的淡蓝色薄雾，在低矮的城区上飞舞，像轻纱般纤细，几乎感觉不到；而无际的旷野和辽远的山岳，则消失在近于苍白的玫瑰色中。开始他什么也辨不出来，他不愿停止在任何零星地点上，而要把自己全心全意献给罗马，献给躺在他面前，由无数世代的遗尘造成的这活的巨体，这古老的土地。每一世纪，仿佛在不朽青春的汁液下，都在更新它的光荣。这第一次见到，最使他激动，最使他心头砰砰跳跃的，恰是他所期待的、理想中的罗马，清晨中又变年轻了的罗马，弥漫着飞动的，几乎非物质的愉悦，在这晴朗而又如此纯洁的清晨，所有一切都因新的生活希望而微笑着。

于是彼得一动不动，站在雄伟壮丽的地平线前面，两手仍紧握着，而且灼热，在数分钟内，默想他最近三年的生活。第一年，他在纳伊小房子深处，门窗紧闭，像受伤后垂死的动物一样躲藏在那里过了一年。唉！这是多么可怕的年头！他从卢尔特回来，灵魂死了，心头流血，体内只留下凄惨的灰烬。沉寂与黑暗降临在他的爱和信仰的破灭上。许多日子，许多日子连续流逝过去，而他听不见自己的脉管在跳动，没有一点微光闪动起来，照亮他自弃着、沉没着的黑暗。他机械地生活，等待自己有力量，以无上的理性，因而牺牲了一切的理性名义，再向生存方面振作起来。那末，为什么他不更努力抗争，变得更加坚强？为什么他不让自己平平静静，按新的信念生活？既然他拒绝脱掉道袍，由于厌恶背誓，忠实于唯一的爱，为什么不能让自己学一门一个教士可以从事的科学，如天文学或考古学之类，作为工作呢？但是好像有什么人在他体内痛哭，——无疑的，是他母亲吧？！——他怀有一种无穷的昏乱之情，还没有什么可以满足它，他因不能得到满足而很失望。他这孤寂的连续失望，在他恢复理性后的崇高尊严里，是

始终剧痛的疮口。

随后，秋天的一个晚上，阴雨天气，一个偶然原因要他与一个年老的教士，罗斯神父发生联系，后者是圣安多尼郊区，圣玛格丽特教堂副本堂神父。彼得去看他，罗斯住在沙洛纳路一幢房子潮湿的一楼深处，共有三间房间，老教士为了他在邻近各街道收拾来的小孩们，改成收容所。从这时候起，彼得的生活改变了，很有力的新兴趣进入他的体内，他逐渐成为老教士的热烈助手。从纳伊到沙洛纳路的路程是漫长的。首先，他每星期只去两次，随后，他每天都去，早晨动身，晚上回来。待三间房间已不够容纳之后，他租了二楼，给自己保留一间，他终于常常睡在那边。他的全部小小年金都在那里救助贫苦儿童的事业上花费了，老教士很高兴，因为这从天而降的年轻人献身而感动到流泪，他哭着拥抱他，管他叫“上帝的好孩子”。

不幸的贫困，极恶又可怜的贫困，彼得于是认识了它，生活在它里面，与它一起挨过了好几年。这由人行道上收集来的小生物们开始，这些可怜孩子大多数由邻居们善心领来，收容所现在已被本区的居民们知道了，这些孤儿，男孩和女孩，很小就流落在街头，而他们的父母都在劳动、喝酒或死了。往往父亲消失了，母亲堕落到卖淫，酗酒放荡与失业一起进了穷人的家室；这使整批孩子落入污沟，最幼小的，在街道上冻饿得要死，其他有些则为邪恶和犯罪在奔忙。一天晚上，沙洛纳路从一辆板车轮下，拉出两个小男孩，一对兄弟，他们甚至不能说出住址，他们不知道自己来自何处。另一天晚上，他的胳膊里抱了一个小女孩，一个刚三岁的金发小天使回来，她被丢在一条街凳上，不断痛哭，说她的妈妈抛弃她在那里。后来，由这些瘦削的和非常可怜的、从巢里跌下的“小鸟”，必然被迫要追溯到他们的父母，他因而从街道进到陋室，每天要与这地狱接触，终于认识了其中的全部丑恶，心里因徒劳无益的慈善和昏乱的焦虑而痛得出血。

啊！贫困的苦难惨境，人类痛苦堕落的无底深渊，在这撼动他身心的两年内，他作了多么可怖的旅行呀！在这圣玛格丽特区，这在工作中表现得如此活跃，如此勇敢的圣安多尼郊区，他发现了那样多肮脏不堪的房子，那样多小巷，排列着没有光线、没有生气，像地窖那样潮湿的破屋，那里堆积着那么多贫苦的居民，几乎日日处在中毒和垂死的境况中。循着摇动的楼梯，两脚会在成堆污浊残物上滑倒。在一层楼，同样的贫困再一次展开，都陷入最肮脏最卑劣的男女杂居中。窗户的玻璃没有了，风不时吹进来施虐，雨也大量透入。很多人睡在赤裸裸的方砖地上，从来不脱掉衣服。没有家具，没有床上和日用布帛，一起过着畜牲般的生活，仿佛随着本能和碰到的偶然就能自足自慰似的。房子内部，一切性别，一切年龄的人都成堆共处着，人类由于缺少不可或缺的东西，回到了动物的原始状态，由于极端匮乏，大家都张牙舞爪去争夺富人桌上抛下的碎屑。最恶劣的是人这创造物的堕落，不再像自由的野蛮人在原始森林中任意打猎并吃掉所获得的猎物，却是所谓文明的人，转变成野兽，在世界著名首都的精致与奢侈中间，以种种堕落的腐败沾污、丑化并削弱一切生存的事物。

彼得在每一家庭中，都再一次发现了同样的历史。起首，有过青春，愉快和勇敢地接受劳动的常规。接着，厌倦来了：经常劳动，永远不会致富，这又何必呢？男子为了他也有一份幸福的兴趣喝酒，女人放松了她的家务，有时也喝酒，让孩子们随着偶然生长。可悲的环境，无知与闭塞，完成了剩下的一切堕落任务。更频繁的是失业，它是最大的罪犯，非但挖空了抽屉里所节储的钱，还耗尽人的勇气，使人习惯于懒惰。许多星期内，工场里走空了人，工作的胳膊变软了。在如此狂热躁动的巴黎，不可能找到半点可做的工作。晚上男人哭着回家，到处向人供献自己的胳膊，甚至要干打扫街道的工作，也不能被人接受，因为各种工作都很难找到，任何工作都必须有内中的靠山。在这辉煌的大城市，

连续响着上百万钱财的繁华的街道上，一个人为吃饭寻找工作而始终找不到，甚至没有饭吃，这不是很奇怪、很丑恶吗？妻子没有饭吃，孩子们也没有饭吃，于是发生了凄惨的饥馑。首先，人们变得蠢头蠢脑，想不通，然后起来反抗，在可怜人们因自己软弱，被宣判只好饿死的这种极其可怖的境遇之下，一切社会关系都破裂了。老工人，五十年辛苦工作损坏了肢体，而不能节蓄一个铜子的老劳动者，躺在哪座阁楼的破床上，渡过垂死的生活呢？那末，当他不再劳动，不再吃东西的日子，应该象对付不再有用的负重畜牲一样，必须用铁锤一击，结果他的性命吗？他们差不多全体都死在了医院。其他好些人消失了。不被人知道，在街道的污浊浪潮里被卷走了，一天上午，在极污秽的茅屋深处，在腐烂的草垫上，彼得发现了一个饿死的人，被忘记在那里已一星期了，许多老鼠已吞食了他的面孔。

但是去年冬季的一个晚上，他的怜悯溢出了范围。冬季，穷人们的痛苦变得极其惨酷，他们在没有火的陋室里，雪从各个裂缝里飞进来。塞纳河载负着冰块，地面为大雪覆盖，各种工业都被迫停工。在捡破烂的穷苦区域，一般人只得休息，成群的野孩子，赤脚，几乎不穿衣服，饿得要死又咳嗽着，为肺癆病的暴风所席卷。他发现许多家庭，许多女人和五六个孩子，为了取暖，挤成一堆，她们已三天没有吃饭。一个可怕的晚上，他第一个进入一条阴暗的小巷深处，在一个可怖的房间里，一个母亲和她的五个孩子一起，因失望和饥饿而自杀了，这贫困的悲剧使整个巴黎颤抖了许多小时。不再有一件家具，不再有日用的布帛，一切都一件又一件拿去卖给邻近的旧货商人了。只剩烧煤的火炉还在冒烟。一张草垫上躺着一个女人，刚给生下只有三个月的婴儿哺乳，一滴血还凝在她的乳头上，而小死者的空唇还向这乳头伸出。三岁和五岁的两个小女儿，两个金发的漂亮孩子，也并肩在那里享受她们的永恒睡眠；而两个年纪较大的男孩子，一个头摔在两手

间，蹲在墙边，被毁灭了，另一个拖曳在地上，作过垂死挣扎，好像他借两膝在移动，要去打开窗户。跑来许多邻居，叙述平凡而凄惨的故事：缓慢的破产，父亲找不到工作，或者已滑入酗酒的邪道，疲于等待的房主，威胁要驱逐他们一家人出屋；母亲丧失了清醒的头脑，愿意立刻去死，决定与她的一窠小家伙同时自杀，而她的男人却从早晨出去，为了找寻工作陡然在街道上奔跑。警务员到来观察情况时，可怜的丈夫回来了；待他一看见并明白时，就像一头被击倒的公牛，他发出不停止的、那样凄惨的呻吟呼喊，整个街道都因惊骇而哭泣了。

这被判处苦刑的种族在饥饿和无人照料的情况下结果性命的可怕呼声，被彼得在自己的耳朵深处和心头带走。那天晚上他不能吃饭，不能睡觉。这样的丑恶事物，这样完全的匮乏，这样达到死亡的凄惨贫困，在这充溢着财富，陶醉于享乐，为了乐趣任意向街道掷出数千百万法郎的大巴黎中间，难道是可能的吗？什么！一边是巨大的资财，那样多无用的怪癖得到了满足，日常生活里充满了一切幸福！而另一边，却是极端贫穷，连糊口的面包都没有，任何希望都没有，只能向孩子提供自己枯竭乳房之血的母亲，只好与他们同归于尽！一种反抗的情绪掀起他，他一会便意识到慈善事业的可笑和无用。何必要做他所做的，收拾孩子们，给父母们送去救济，延长老年人的痛苦？社会大厦已在基础上腐烂了，一切都将崩坍在血与泥泞中。只有正义的伟大行动，能扫除旧世界，以便重建一个新的。在这一分钟，他那样明晰地感到了无可修补的裂缝，无可救药的病痛，一切致命的贫困重伤，他了解了使用暴力的人们的用意，他自己也准备接受破坏和净化的暴风，土地将被火与血更新，正如昔日可怕的上帝，为了净化可诅咒的城市，点起焚毁大火一样。

但是罗斯神父，那一晚上，听见他悲泣，上楼来象父亲样斥责他。这是一个圣徒，赋有无限的温柔和希望。当有《福音书》在

我们面前时，要失望吗？！啊！伟大的上帝！难道神圣的格言“你们要彼此相爱”对于世界的得救还不够吗？他非常厌恶暴力，他说，不论毛病多么深，只要人们向后转，回到谦卑简单和纯洁的时代，回到基督徒们过着天真的兄弟一样生活的时代，一切都会很快医治好了。他对福音社会的描绘是那么甜美，他怀着平静的愉悦唤起春天，仿佛这美妙的景象第二天就会出现！彼得终于露出微笑，他需要逃出当天的惨酷恶梦，也高兴谛听这安慰自己的漂亮故事。他们相互谈得很晚。随后几天，他们再提及这个话题，老教士很高兴拿新的详情添加上去，谈到爱与正义统治的将临，他存着老好人心思，认为他未死之前一定会看见上帝降临地上拯救人类。

于是彼得心里发生了新的演变。慈善事业在这贫穷一区的实施，将他带到了无穷的深渊里，他的心软化、昏乱，被这贫困挫伤，因自己不能医治好它们而失望。在这情感的觉醒下，他有时感到自己的理性有了让步，他又回到童年，母亲传给他的这普遍温情，想象虚幻的安慰，警得未知力量协助。接着，他对于凶暴的恐惧和憎恨终于使他落进借爱去拯救人们的意愿之中。兄弟们的阶级斗争将卷走旧世界，旧世界已被判刑，将在罪恶的堆积下被消灭了，现在是迫切需要消除这无可避免的可怖灾难的时候了。在他确信不公已达极点时，报复的时钟已敲响，穷人们强迫富户平分财产，他从此就高兴梦想和平的解决，一切人中间的亲善抱吻，回返耶稣《福音书》上的纯洁道德教条。首先，许多怀疑折磨着他：这古代天主教的回春或更新，难道是可能的吗？人们能回到年轻时期，恢复原始基督教的天真纯洁吗？他重新从事研究、阅读、询问，逐渐热心地研讨近几年来谈得很热闹的天主教社会主义的大问题；在他热爱可怜人们的情感中，他早就准备着倾向博爱的奇迹，他逐渐失掉他的智慧顾虑，因而相信基督第二次一定会来拯救痛苦的人类。最后，这信念虽然在他的精神中构